

# 钱江外苑论丛

## ——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Selected Papers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 Research  
in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钱江外苑论丛

## ——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编

主编：桂清扬

编委：万昌盛 庞继贤 吴燮元

张建理 周友和 张兴奎

H H349.3  
238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33402 0A078/0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桂清扬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钱江外苑论丛)

ISBN 7-81080-977-6

I. 大… II. 桂… III. 英语 - 教学研究 - 高等学校 - 文集 IV. 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173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5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

书 号: ISBN 7-81080-977-6 / G · 517

定 价: 16.5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 序

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编纂的论文集《钱江外苑论丛——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今问世了。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欣喜与祝贺,祝贺我省大学外语教学界日益繁荣,教学、科研结出丰硕的成果,为我省、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做出可贵的贡献,为浙江省从经济大省发展为教育大省的进程做出不懈的努力。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广大外语教师现都充分认识到:教学和科研是一部飞车上的两个轮子,是一个学校的外语学科腾飞、教师个人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只教书,不读书,不提高,最终连书也教不好,甚至教不成,因为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和不断提高的教学标准要求外语教师不断更新知识,调整知识结构,扩大视野,充实自己,以求适应、发展。如果我们还是抱住老观念,热衷于走老路,上课采用老套路,看似“驾轻就熟”,实为“自我沉沦”,不思上进,知识老化,锐气退减,最终导致知识枯竭,江郎才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不受学生的欢迎。这确是羞愧难当,悔意绵绵。

鉴于此,我们一定要抓紧读书和理论学习,拓展视野,明确发展方向,以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解决实际问题。显而易见,只有把理论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深化认知和认识,才能结出科研成果,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卓有成效地帮助、指导学生掌握好外语,适应时代对外语教师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和需要。可以满意地指出,本论文集正是我省广大外语教师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结晶,凝结了他们近年来辛勤教学、刻苦钻研、自强不息所付出的

心血和辛劳，是他们平日点点滴滴的汗水和心力灌浇、培育成今日这棵破土而出的小树，期望日后的丰收喜悦。由于篇幅有限，许多教师的论文没有入选；诚然，这些教师也一样默默无闻、年复一年辛勤耕耘在大学英语这块百花盛开的园地里，收获着希望，收获着事业，期待着更大的发展和成就。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我希望浙江省广大的外语教师，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坚持多读书，勤思考，善积累。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在今后繁忙而充实的岁月里，产生更多更精当的论文和著作，做到教学、科研双丰收，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意气风发迈新程。

最后，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我省外语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贯热情支持，特别对李健儿先生的鼎力相助，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并期望今后得到全国外语界领导和同仁们的热情指导和关心。

万昌盛

2003年春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 目 录

序 万昌盛 .....	i
翻译单位的语篇语言学视角 谭载喜.....	1
论男尊女卑的英语词语 万昌盛 .....	12
隐喻与第二语言习得 丁展平、庞继贤 .....	20
加入 WTO 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挑战与对策 吴燮元 .....	28
修饰语—中心语结构的语义分析 张建理 .....	34
从 THE LAST STRAW 谈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达 丁 棍 .....	43
析英、汉语复合词轻重音现象的若干特征 张 眇 .....	55
析计算机英语词汇的构成规律 余 姿 .....	63
试论英语非限定动词的时和体意义及其性质 孟笑芳 .....	70
从汉语译文看对英语限制性定语从句功能的多维度理解 郭晶英 .....	78
浅析老舍剧作《茶馆》对白中体现的语用原则 陈 芙 .....	90
“意义”在语义学与语用学中的区别 王国凤 .....	98
英语歧义现象分析及避免歧义策略初探 傅 蓓 .....	104
英汉广告语言文体特征比较 姜渭清 .....	110
汉英委婉语中的模糊原则 胡新华 .....	119
大学英语教材中的若干修辞法赏析 黄佰宏 .....	124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要素 赵 宇 .....	132
海洋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陆忆松 .....	139

文化差异对大学英语阅读的影响 王铁铭 .....	148
国外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研究述评 梁文华 .....	155
罗杰斯的情感教育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 项茂英 .....	170
外语教学中的纠错问题 戎宏斌、陈声威 .....	177
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三要素 许幼青 .....	184
浅谈语言教学中教师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徐昌和 .....	189
互动模式在语音教学中的运用 梁君英 .....	196
短语快速识别法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顾鸣镝 .....	204
篇章阅读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胡齐放 .....	210
有效组织英语课堂讨论技巧初探 杜予景 .....	216
运用数字语言实验室 开创英语教学新纪元 杨伟民 .....	224
听力教学实践与分析 陈虹 .....	231
英语测试与大学英语教学的相互作用 崔学新 .....	238
英语多项选择题命题方法初探 诸葛霄 .....	246
《觉醒》中主要人物的象征性解读 陈光乐 .....	256
后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乡村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作特点分析 庞若丹、朱晓江 .....	262
语言·文化·翻译 董明 .....	266
谈英文影片名中译之若干原则 何艳 .....	273
文化语境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郑雯嫣 .....	278
英语比喻型词语的结构类型及其汉译 高蕾、陈昌勇 .....	283
动物词在汉语和英语文化中的语义辨析及其翻译 袁荣儿 .....	289
风景名胜景点的意译 朱嫣红 .....	297
浅谈名片职务和职称的中译英问题 徐建华 .....	303

## 翻译单位的语篇语言学视角

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 谭载喜

用语篇语言学途径去研究翻译，往往会关心这么一个问题：翻译的基本单位是什么？伯格兰德(De Beaugrande)在其1978年发表的《诗歌译论要素》一书中指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也不是单个句子，而是语篇”(Beaugrande, 1978: 13)。这恐怕是明确提出“翻译基本单位是语篇”的最早表白之一了。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随着语篇语言学的发展，语篇作为翻译基本单位的主张得到认同，“语篇”这一词语也逐步变得时髦起来。例如，近年来国内出版的许多翻译教材，不论其实际内容如何，往往都会给自己冠以“语篇翻译”之名(有趣的是，同时冠于书上的英译名却又回避使用“text”或“discourse”等字样)。

要理解清楚“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语篇”这一命题的涵义，有必要首先对“什么是语篇”这个基本问题加以界定。按照广为接受的定义，所谓语篇，是指超出句子之上的语言单位，常常由一连串的言语或句子组成。它可以是一个路标、一封书信、一段对话、一首诗词、一篇散文、一部小说、一篇政治演说、一段体育评论、一则新闻报道、一个电视广告、一篇科技报告或一本医学教科书，等等。不论何种形式，凡是语篇，“都必须合乎语法，并且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义上和语用上(semantically and pragmatically)的连贯，也包括语篇内部在语言上的连贯”(黄国文, 1988: 7)，凡是语篇，都必须满足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有目的(intentionality)、可接受(acceptability)、有信息(informativity)、有情境

(situationality)、互文参照(intertextuality)等构成语篇的这七个条件(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3)。

对这些定义细加思量,不难发现它们是基于两个不同视角而作出的,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外部定义”和“内部定义”。说语篇是从“标牌”、“书信”到“诗歌”、“演说”、“新闻报道”、“科技文章”、“医学教材”等等形式的话语形式,其实是说人们的言语表达可以有不同“语篇类型”之分,即我们常说的“文学语篇”、“政论语篇”、“科技语篇”、“新闻语篇”、“商业语篇”等等。这是根据不同语篇之间的不同特征而作出的区分,是所谓“外部”的区分。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某个话语应被视为“语篇”,因为它“满足了构成语篇的那七个条件”,那么我们其实是在从语篇内部结构的角度给语篇下定义。

毫无疑问,从“外部”看,不同语篇在翻译中必须进行不同处理。例如,文学语篇的翻译注重语篇风格的文学性、艺术性,政论语篇的翻译注重语篇风格的严肃性、庄重性,传媒语篇的翻译注重语篇风格的信息性、可读性,科技语篇的翻译注重语篇风格的专业性、术语性,法律语篇的翻译注重语篇风格的严格性、精确性,等等。从“内部”看,所有类型的语篇翻译又都必须使目的语篇具有“衔接”、“连贯”等各种特征,否则得出的结果将不是“语篇”,而是伯格兰德所说的“非语篇”(non-text)。

我们以上对“语篇”所做的分析和解释,应当说还只是在一般层面上。假如我们始于此也止于此,那么就自然不会有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进入翻译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断言“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语篇”,“因为句子作为翻译单位不够大”,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首先,当我们把语篇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时,就意味着给译者赋予了无限大的自由,去处理语篇之内的一切要素,包括语篇主题结构、词序、句序或段落次序,以及词汇选择、风格布局等等。尤其是在“单句语篇”之上的整诗、整文、整书语篇的层面,译学术语中所称的“改编”、“改写”、“模仿”等等做法,也就完

全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即狭义上的“完全翻译”或“翻译本题”了，从而模糊了“改编”、“改写”、“模仿”与“翻译本体”之间的区别。

强调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语篇，而对此不加任何限制和修饰，往往会给进行“完全翻译”的人、尤其是给翻译教学带来困惑，使译者面对具体翻译任务不知从何下手：是先译第一句、第一段，还是先译最后一句、最后一段？对于难译的字句章节是删节还是保留？对于原文没有、但目的读者或客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是增加还是不增加？——因为在“翻译基本单位是语篇”的命题范围内，以上说到的语序颠倒、任意增删的做法都是容许的，而按照人们对于“翻译”的一般理解，这样的更改增删却又是不容许的。

既然会带来如此困惑，“语篇”又究竟可不可以被当作翻译的基本单位？假如可以，那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如不可以，又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假如我们回到似乎较为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应当是“句子”，而不是“语篇”，理据是什么？“句子”与“语篇”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坚持以句子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那么，翻译研究者把“语篇”的概念引入译学领域又究竟带来了什么启示和帮助？语篇语言学对于翻译和翻译研究又做出了什么贡献？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加以分析，才能做出清楚解答。先看“语篇”可不可以被当作翻译基本单位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但必须对其所指范围加以明确限制。由于按照语篇作为翻译基本单位的观点，译者具有无限大自由，因而产生的“译文”往往是针对原作而言有所改动增删的“语篇”，所以可以说，“语篇翻译法”只是一种“部分翻译法”，其结果是“翻译本体”即“完全翻译”的变异形式，亦即黄忠廉在《翻译变体研究》(2000)所说的“翻译变体”。试看下面人

们经常引用的这段严复的《天演论》<sup>\*</sup> 翻译：

**原发语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wa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目的语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帝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对比“目的语篇”与“原发语篇”，我们即发现两者之间许多“不

---

\* 英文原文见 T. H.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with New Essays on Its Victorian and Sociological Context* (James Paradis & George Williams eds. 19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59)；严复译文见《天演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万有文库第1集第0491种，《导言一》第1页)。

对应”或“视角转移”的地方。例如，“原发语篇”中第一人称的“I”(我)改变成了“目的语篇”中第三人的“赫胥黎”；“原发语篇”中的背景说明句“...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我写此书所在的房间……)变换成了“目的语篇”中“前景描述”即主体描述的“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另外，“原发语篇”中本不存在的“则无疑也”在成了与“目的语篇”自然融合的“衔接”特征。事实上，严复的种种译作无不贯穿此类变化和特征。过去，不少人都认为这样大幅度的增改裁删，已经不能叫做“翻译”了。但现在有了“语篇翻译”的理论为依据，我们便能理直气壮地把诸如严复、林纾等人的“改编”、“改写”统统归为“翻译”。就是说，诸如“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释”、“译写”、“参译”等各种“翻译变体”(黄忠廉, 2000)，都应纳入“翻译”的旗下。而这样的“翻译”，统统都是“把语篇作为基本单位”的翻译结果，亦即“语篇翻译”的结果。

但如果从上面所提“翻译本体”的视角出发，把语篇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却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翻译本体”的规范要求，译者必须在“目的语篇”里忠实地再现“原发语篇”所表达的意思，不能有太多的自由，不能随意增删修改。在翻译的操作层面上，译者始终都必须从具体的“句子”而非抽象的“语篇”入手，由句子到句子，由段落到段落，最终生成整个语篇。在翻译教学和培训工作中进行翻译实践势必如此，完成一般的“全译”任务也无不如此。试比较以下两段译文，“原发语篇”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于2001年9月20日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目的语篇(一)”摘自香港《东方日报》，“目的语篇(二)”摘自香港《明报》：

### 原发语篇：

Mr. Speaker, Mr. President Pro Tempore,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fellow Americans,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presidents come to this chamber to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onight, no such report is needed; it has already been deliver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We have seen it in the courage of passengers who rushed terrorists to save others on the ground. Passengers like an exceptional man named Todd Beamer. And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welcome his wife Lisa Beamer here tonight?

We have seen the state of our union in the endurance of rescuers working past exhaustion. We've seen the unfurling of flags, the lighting of candles, the giving of blood, the saying of prayers in English, Hebrew and Arabic. We have seen the decency of a loving and giving people who have made the grief of strangers their own. My fellow citizens, for the last nine days, the entire world has seen for itself the state of union, and it is strong.

Tonight, we are a country awakened to danger and called to defend freedom. Our grief has turned to anger and anger to resolution. Whether we bring our enemies to justice or bring justice to our enemies, justice will be done.

### 目的语篇(一)：

在正常程序下，美国总统来到这个会场作国情咨文报告，交代国家的状况。今晚，此一报告已无必要，因为国家的面貌已由美国人民表达出来。

### 愤怒已化为决心

我们看到那些与恐怖分子搏斗的乘客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我们也在搜救人员的努力中，看到我们的国情。

今晚，我们是一个受危险而惊醒的国家，受召唤而保卫自由。我们的悲伤已化为愤怒，愤怒已化为决心。不论是我们将敌人绳之以法或是我们对敌人伸张正义，正义都将实现。

### 目的语篇(二)：

(众院)议长先生、(参院)临时主席、国会议员们及美国同胞们：在正常程序下，美国总统来到国会是发表国情咨文。今晚，我们不需要这份咨文了，美国人民已经发表了。

我们看到那些乘客阻挡恐怖分子以保护陆地上的无辜平民所展现出来的勇气。这些乘客就像一位名叫托德·毕默一样了不起的人。今晚，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他的妻子莉萨·毕默。

我们也在搜救人员耐劳耐怨、精疲力尽的工作中，看到了我们的国情。我们看到了国旗飘扬、烛火点起、挽袖捐血以及众人的祈祷，用英语、犹太语和阿拉伯语祈祷。我们更看到了充满爱与奉献的人们，将陌生人的悲痛化为自己的悲痛。

我的同胞们，过去九天来，整个世界都已经看到这份由人民谱写的国情咨文，那是笔力千钧的国情咨文。

今晚，我们是一个临危惊醒的国家，接受召唤保卫自由的国家。我们的悲伤化为愤怒，愤怒化为决心。不论是我们将敌人绳之以法或者我们对敌人伸张正义，正义都将实现。

显然，“目的语篇(一)”不是“全译”，而是“摘译”，其中的小标

题“愤怒已化为决心”也是译者加上去的。但该“目的语篇”与“原发语篇”的基调保持了一致，且语篇满足了“衔接”与“连贯”等基本“谋篇”要素，因此是可以接受的“目的语篇”。我们把它归为“语篇翻译”之作。

“目的语篇(二)”则是“完全翻译”，是以句子而非整个原发语篇作为基本单位的翻译结果。虽然是从句子到句子的“直线式”翻译，但译者并未把句子视为彼此互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把它们当作彼此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导致这一结果的运行机制，也同样是“衔接”与“连贯”等基本的“谋篇”要素。例如，“原发语篇”第四段最后一句是：“My fellow citizens, for the last nine days, the entire world has seen for itself the state of union, and it is strong”，“目的语篇”为“我的同胞们，过去九天来，整个世界都已经看到这份由人民谱写的国情咨文，那是笔力千钧的国情咨文”。其中，“the state of union”一语所以被处理为“(这份)由人民谱写的国情咨文”，而非照字直译的“团结一致的状况”，以及“it is strong”所以被译为“那是笔力千钧的国情咨文”，而非“这是坚不可摧的(团结一致)”，皆因译者考虑到了它们必须与演讲词前面的“... to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发表国情咨文)保持结构上的“衔接”和语义、语用上的彼此呼应、连贯。

这样就引出了三个观点：一是，翻译过程是一个上步决定下步、一步决定一步、步步相接、环环相扣的过程(Levý, 1967)；二是，在“翻译本体”范畴里，翻译的基本单位应当是构成语篇的各个“句子”，而在“非全译”的“翻译变体”范畴里，翻译的基本单位则是“语篇”；三是，把“句子”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它必须始终受“衔接”、“连贯”等构成语篇的各个基本要素，即“谋篇”要素的调节和制约，从而使单句连成整体，构成目的语篇。

进一步说来，我们可以通过借用和发挥列维(Levý, 1967)有关“翻译犹如走棋”的比喻，来阐明“语篇”与“句子”分别作为翻译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在翻译这盘棋中，句子处理好比棋步，“谋

篇”要素好比走棋规则，译者必须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同时又必须考虑句际衔接与连贯，就好比棋手必须从棋步着手，但必须按规则走棋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把整体的各个语篇类型如“文学语篇”、“政论语篇”、“传媒语篇”、“科技语篇”等，比做各式各样的“棋”，如“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军棋”、“围棋”、“跳棋”等。下棋时，棋手必须首先弄清楚自己走的是哪一种棋，不可按照国际象棋走中国象棋，也不可按照象棋规则走围棋或军棋。而一旦弄清了自己走的是哪一种棋，棋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按照有关规则一步一步地走，直至整盘棋走完。很显然，这整盘棋的构成，有赖于连成一体的各个棋步。棋步就是翻译过程中的句子单位，整盘棋则是翻译要达到的整个“目的语篇”：它以构成语篇为目的，但必须以句子单位为基本步骤。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所提，似乎只是我国古时文论家刘勰名言“夫之立言，因字而成句，因句而成章，因章而成篇”的现代解说。不错，“因字而成句，因句而成章，因章而成篇”，它道明了语篇形成的过程和因素，涵蕴着简单而又深刻的语篇理据。用现代术语来描述，如果以语篇为语言及翻译基本单位的理论可以称为“自上而下”的语篇理论，那么这种“因字而成句，因句而成章，因章而成篇”，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语篇理论。

然而，从更深的层面看，我们所提的命题既不是刘勰式的“自下而上”，因为我们不以“字”或“词”为基本单位，同时也不是许多现代派或“后现代派”所鼓励的那种“自上而下”，因为我们认为在语言和翻译的实际操作层面，以语篇为基本单位的翻译产生的多半是超离“翻译本体”的“变译”。我们提倡的，是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基本优势于一体的综合路线。一方面，我们认为在翻译本体的实际操作范畴，句子作为语法结构和语义表达都相对完整的语言单位，是作为翻译基本单位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正如前述第三观点已经触及的，我们也充分肯定语篇语言学，尤其是语篇分析对翻译的重要贡献。撇开语篇概念为翻译变体的合理存在

而提供理论基础不说，单说以句子作为基本单位的翻译本体，如果没有语篇分析提供整体指引和约束，句子与句子之间就会没有了联系，就好比下棋没有规则、棋子摆错位置而无法形成一盘完整的棋。再则，在有些语篇类型如广告语篇的翻译中，目的语篇的整体广告效果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因此最适合于采用以语篇为基本单位的翻译方法。例如，把“Marks & Spencer: For quality, style and value, there's nothing like it”译成“马莎：追求品质品位，亦务求价钱称心”，把“Hong Kong wonders never cease”译成“魅力香港，万象之都”，可视为成功的语篇对应翻译，译文在目的语言文化中的整体广告效果与原文效果相同，远胜于与之相应的“逐句全译”如“马莎：无论品质、风格或价格，没有东西能比得上”、“香港的奇迹从来不会停止”，等等。

归纳起来，以上说的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翻译本体范畴，句子是翻译的基本操作单位，翻译活动始于句子，终于语篇，而句子虽是目的语篇的构件，包括“衔接”、“连贯”在内的诸多语篇因素，则始终是句子由静态变为动态、由相互独立变为有机整体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这一范畴里虽然句子是翻译的基本单位，但对句子却不可孤立处理，译者从句子出发，辐射语篇，通过各种谋篇手段来达到正确理解和安排句子的目的；在翻译变体范畴，语篇成了翻译的基本操作单位，翻译活动始于语篇也终于语篇，翻译过程往往容许译者自由发挥、自由选择，翻译结果多为整体或部分效果与原作相似的目的语篇，但只要在目的语篇与原发语篇之间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相似，所以再“活”的目的语篇也仍可被接受为“合适”的翻译产品。而综前所述，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翻译也好，以语篇为基本单位的翻译也好，都离不开对于语篇分析的倚赖：理解原文离不开语篇分析，检测译文离不开语篇分析，由字到句、由句到章、由章到篇更是离不开语篇分析，因为有了语篇分析，我们“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翻译”才有了生成合格的“全译”目的语篇的保障，也因为有了“语篇”概念，我们“以语篇为基本单位的翻译”才有